

第一章

導論

這部書論述的主題是大學通識教育的理論與實際。明末大儒黃宗羲（梨洲，1610-1695）在《明儒學案·發凡》中曾說：「大凡學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處，亦是學者之入門處。……學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亦猶張騫初入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領也。」旨哉斯言！爲了使讀者對本書命題及內容有所瞭解，我想在開篇之際，先就這部書之所以寫作的宗旨，略作闡述。

臺灣的各大學自從民國 74 學年度（1984 年 9 月開學）起全面實施通識教育課程選修制度，至今已屆滿十四年。¹這十四年來，通識教育從當年少數學者的呼籲，²到近六年來獲得

¹ 在 1984 年以前，1950 年代的東海大學、1970 年代以下的國立清華大學，以及 1980 年代的初期的國立台灣大學，都曾提倡通識教育。關於各校之狀況，參考：陳舜芬：〈傳統中國教育與現代通識教育之研究—（十）戰後台灣地區大學教育課程之演變及對當前教育之評析〉（國科會科教處通識教育重點基礎研究計畫——理論內涵組之子計劃，1993-1995 年度）；陳舜芬，〈1980 年年代初期台灣大學的通才教育〉，《通識教育季刊》第 2 卷 1 期（1995 年 3 月）。關於虞兆中教授在台大校長任內（1981-84）所推動的通才教育經過的第一手說明，看：虞兆中：〈通才教育在臺灣大學的起步〉，《台大評論》1989 年春季（台北：台大教授聯誼會學術委員會，1998），後收入：虞兆中：《台大與我》（台北：圖文技術服務有限公司，1997），頁 197-222。

² 1982-1983 年，教育部成立「大學共同科目規劃研究專案小組」，共同召集人是沈君山與李亦園，委員有孫震、茅聲燾、章孝慈、董大成、黃堅厚、黃俊傑等共 8 人，經一年研究，對部長提出《關於大學通識教育及共同科目之綜合建議》報告書，其中關於通識教育選修科目部分之建議，獲教育部接納，而民國 73 年 4 月 5 日由部以台（73）高字第一一九八六號函檢送「大學

2 大學通識教育的理念與實踐

學界人士的重視與提倡，各大學以專案研究規劃並開授通識教育課程，³教育部與國科會每年舉辦通識教育研討會，⁴國科會科學教育處及人文社會科學發展處也大力推動通識教育相關研究計劃。政府及民間學者在各項場合均一再呼籲通識教育是我國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部份，應特別加強。⁵民國 83 (1994) 年

通識教育選修科目實施要點」，通知全國各公私立大學及獨立學院查照辦理通識教育選修科目，共 4-6 學分之課程。這是國內各大學全面辦理通識教育教學之開始。關於 1980 年代初期，各方人士提倡通識教育的言論，參考：〈大學通才教育的理論與實際座談會記錄〉(黃俊傑主持，虞兆中、羅光、郭為藩、沈君山、葉啟政、郭博文演講)，《思與言》第 20 卷第 5 期(1983 年元月 15 日)，頁 1-17，收入本書附錄三；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編：《大學通識教育研討會論文集》(新竹：國立清華大學，1987)。

³ 從 1992 年開始，教育部資助國內各大學推動通識教育改革業務。在 1992-1993 學年度內，資助國立台灣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陽明醫學院及私立元智工學院；1993-1994 學年度則資助國立藝術學院、國立成功大學、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私立東海大學、私立輔仁大學、國立中央大學等六校，以後每年均定期資助各校之通識教育專案計畫。

⁴ 教育部於 1993 年 11 月召開「大學通識教育研討會」，邀請國內各大學院校共同參與；並在 1994 年 6 月，委託國立清華大學主辦「第一屆大學通識教育國際研討會」，邀請國內外大學之通識教育學者專家共聚一堂；1995 年起通識教育研討會則有如雨後春筍，如：(1)「第一屆通識教育教師研習營：人文與自然科學的交流」(教育部委託，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主辦，1995 年 2 月 24-26 日，此項研習營以後每年舉行兩次。)(2)「傳統中國教育與現代大學通識教育學術研討會」(1995 年 3 月 20-21 日)；(3)「全國大學通識教育學術研討會」(1995 年 4 月 15-16 日)；(4)「第二屆大學通識教育國際研討會」(1995 年 5 月 24-26 日)，自 1995 年起，通識教育之各項研討會均由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主導，並由國內各大學輪流辦理，已成定制。

⁵ 例如：1993 年在清華大所舉辦的「大專院校通識教育論壇」，就呼籲：「就通識教育的定位，教育部應將它定位在一個系級單位，今後將請各個學校設置委員會以提昇其層次，籲請各校重視通識教育。」見：《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通訊》第 4 期(1993 年 4 月)，頁 4。1993 年 9 月 11 日行政院第 14 次科技顧問會議及 1994 年 6 月 25 日第 7 次全國教育會議對加強通識教育均提出建議。

春間「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成立，通識教育的各項工作更依序展開。

回顧過去 10 多年來大學通識教育的發展，在個別大學或某些課程上，雖然也獲得一定的績效，但是整體而言有待改善之處仍多。自從 1987 年 7 月戒嚴令廢除以後，十多年來隨著民主化的快速發展，國內各種社會政治經濟問題，在短期內大量湧現，而政府各部門窮於應付，捉襟見肘，高層領導人才嚴重缺乏整體觀等現象為之暴露無遺。在近十餘年來的歷史轉型期中，通識教育在臺灣高等教育中的重要性，更廣為各界人士所認識。1996 年 9 月起，由於大法官會議之決議，「部定大學共同必修科目」正式廢除，各大學的通識教育獲得了較大的推展空間。回顧台灣地區多數大學十餘年來推動通識教育的經驗，在辛勤耕耘之下，已經獲得了相當的成果，但是，近年來國內學術界對於通識教育的研究，也呈現了兩種值得注意的趨勢：

第一種趨勢是橫面的移植與西方模式的模倣，多於縱面的繼承與中國典範的創建：⁶現代大學的知識體系，基本上源自西方，通識教育的實施也是起於美國，而在近年來成為台灣高等教育的重要方向之一。但是回顧中國教育之傳統，未始沒有歷史的智慧可供今日參酌繼承，如只一味模倣而不思就自身所有加以轉化創新，則不但不能解決目前現有的教育問題，恐怕反而會衍生出更多的新問題。第二種趨勢是計量實證研究多於定性與本質性的研究：台灣地區各大學所推動關於通識教育之研究，多採問卷量化方式，檢討授課情況、學生反應等技術性的問題。這種探討方式雖可提供數據式的證據，對現有通識教育課程之改善有所助益，卻無助於通識教育內涵之實質提昇。欲彌補這種不足，唯有就通識課程內涵本身進行研討，並

⁶ 詳細的探討，參考本書第三章。

4 大學通識教育的理念與實踐

累積可供講授參考之課程計劃、大綱，方可有效解決問題。

台灣地區大學通識教育研究的實務，所呈現的這兩種傾向，具體地說明了現階段包括台灣在內的華人地區之多數大學推動通識教育的根本問題在於：**理論的貧困**。由於欠缺較具深度的理論基礎，因此，各大學的通識教育課程的設計不免流於任意而缺乏體系，開授課程數量雖多而流於「自助餐」式之流水席，使學生無所適從，入寶山而空返。也由於欠缺理論的基礎，所以課程設計與教學實務不免模倣西方模式，移植國外大學之經驗，而較少創新具有本國文化特色之科目或學程。

爲了針對國內推動大學通識教育十餘年所呈現的理論的貧困以及實踐的困境加以分析，並提出兼具傳統與現代意涵之理論以及具體之工作策略，這部書寫作的基本宗旨在於：（1）拓展大學通識教育理論的深度與廣度，努力於從中國文化經典的舊傳統中，汲取現代大學通識教育的新靈感；同時在盱衡當代大學通識教育的各種理論，企圖建立一套較爲適合於二十一世紀我國大學通識教育的理論。（2）針對現階段台灣地區大學通識教育實踐上的基本問題，思考因應之策略，並提出一套關於課程設計的基本原則及其落實方法。

這部書的論述，就是扣緊以上這兩項寫作宗旨而展開。爲分析大學「通識教育」的涵義及其必要性，本書第二章首先探討 1987 年戒嚴令廢除以後，臺灣高等教育所遭遇的困境，並提出「**回歸教育本位**」的政策性原則，作爲對應問題的策略。在「回歸教育本位」的新政策之下，通識教育的推動，正是當前我國大學教育改革事業中最具關鍵性的環節。本書第三章躍入傳統中國文化的源流，從中國經典教育中汲取通識教育的內涵，作爲我們建構大學通識教育的文化思想資源。第四章則從現代觀點出發，分析三種國際學界較爲常見的通識教育理論，指出他們的優點及其潛在的限制，並在批判的基礎上，提出

「多元文化論」作為新時代的通識教育理論的理論基礎。第五章進而探討大學通識教育的實際層面的問題，分析現階段在台灣地區的若干大學校園裡，推動通識教育的實際困難及其解決之道。本書第六章針對大學通識教育課程之落實，提出設計原則及其實踐方式。第七章則擴大視野，展望前景，提出一些結論性的看法。